

在你的沉默中沦陷

你有权保持 沉 / 默

· 完结版

桃
桃
一
轮
著

NIYOUQUAN
BAOCHI
CHENMO

春季热恋
最浪漫的
傲慢与偏见



他是刑侦界精英，她是悬疑小说大神
一场案件意外碰撞

傲娇 x 偏见
惊心动魄的邂逅

“我爸说了，不准我跟同事谈婚论嫁！”
岑戈一挑眉：“我是你的上司。”

NI

YOUQUAN

BAOCHI

CHEN MO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桃
桃
一
轮
／
著

你有权保持 沉／默

· 完结版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有权保持沉默. 完结篇 / 桃桃一轮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221-14017-3

I. ①你… II. ①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5515号

你有权保持沉默. 完结篇

桃桃一轮 著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 胡洋

特约编辑 千月兔

封面设计 刘艳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数 202千字

印张 8.5

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4017-3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你 有 权 保 持 沉 默 · 完 结 篇

NIYOUQUAN
BAOCHICHENMO
WANJIEPIAN

目
录

第十卷 / 静静的顿河	001
第十一卷 / 少年维特的烦恼	042
第十二卷 / 无人生还	078
第十三卷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098
第十四卷 / 双城记	132
第十五卷 / 禁闭	174
第十六卷 / 巴黎圣母院	210
番外一 / 故土与美人	250
番外二 / 金子心	255
番外三 / 秋牡丹	258

- 第十卷 -

NIYOUQUAN
BAOCHICHENMO
WANJIEPIAN

静静的顿河

(1)

赵苏漾拉开窗帘，阳光直射而入，刺得她眯起眼睛，后退几步一屁股坐在床沿。看看钟，已然九点半。岑戈留了个字，说去一趟市侦查局。

她伸个懒腰，正要换衣服，就接到了商鸿朗的电话。

“苏漾，岑队怎么样？我给他打电话，他关机。”

他该不会还没开机吧……赵苏漾脸一红，支支吾吾道：“他还……好，你……那个……有事吗？”

“丁涵馨很有可能失踪了。”

“哈？”赵苏漾一怔，想起金鹏的电话，当时他们都没当回事。“她会不会遇到么事赌气了，故意躲在某个朋友或者同学家里？”

“还不清楚，她爸爸报案了，目前正在按照普通失踪案程序，分派给辖区侦查所进行调查。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所以想知会我们岑队一声——因为岑凝的关系，他近几年一直关注女性失踪案件，尤其是悬而未破的。唉，毕竟同事一场，她一个女孩子，希望只是躲起来了。”商鸿朗虽然看丁涵馨不太顺眼，但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倒是心善。

丁涵馨失踪了……

“小赵……”

“嗯？我在听。”赵苏漾回神。

“你跟岑队也别瞒着大家了，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你们……先恭喜岑队和你啦。我总觉得大家对他的什么破案神速、测谎机器之类的形容只停留在表面，跟他共事过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悲喜难测、心思复杂，骨子里根本不是容易感到快乐的人。”

赵苏漾深吸一口气，没心没肺地说：“你们就别试图揣摩他的心思了，能不被他抓住把柄就不错了。”

“你来以后，我看他每天都……呃，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被他打死，他每天心情都很不错，破案之外总算有了别的关注点，我们不必担心他会因为岑凝的悬案而孤独终老。”商鸿朗笃定道，“有一点是肯定的，杀害他妹妹的凶手落网那天，我相信他会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知道。”赵苏漾难得善解人意，“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参加‘岑凝案’特案组，替他把凶手找出来，因为我不是岑凝的直系亲属，我可以参与破案的。”

“你敢说你不是直系？”商鸿朗笑道，“你不是她亲嫂子吗？”

赵苏漾特壮怀激烈，眼珠转了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如果上头真卡得这么严，我要去特案组之前可以先跟岑戈分手呀，即便结了婚，也可以离！”

“你要跟谁离婚？”

赵苏漾一愣，只见岑戈一脸无语地进门。她赶忙改口，顺手挂了商鸿朗的电话。

“没、没谁……呵呵。”

一看就知道在骗人。

岑戈在千樟市的任务暂时完成，第二天，赵苏漾和他一起回到长宁。出了车站，本该上计程车的赵苏漾拉着岑戈往另一个方向走，神秘兮兮地说要带他去一个好地方。

赵苏漾纵然情商比较低，但跟岑戈相处这么久，对商鸿朗说的“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很有共鸣。她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很乐观的人，在她看来，“快乐的人”比“聪明的人”还难当。但凡成长过程中有些挫折和会独立思考的人，都不会经常感到很开心。

“这不是你家的方向。”走了一会儿，岑戈终于出声提醒。

“谁说我要回家啦？”赵苏漾说，一拐，进入一条相对幽静的小道，两侧咖啡店很多，温馨的暖黄色墙壁给整条街镀上一层朦胧。

两人十指交握，岑戈轻轻一拉，让她更加贴近自己，低头在她耳边说：“现在对我来说，所谓‘好地方’就是你家或者……我家。”

“不，作为一个有为青年，不能整天沉迷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她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一本正经，她觉得现在难得没有大案缠身，应该尽可能做点有趣的事，让岑戈快乐起来。“你也别绷着了，难得放松放松，呃……开心一点。”

其实她又在犯低情商病，对岑戈而言，和她这般携手而行就能从心底感到愉悦。

岑戈笑笑，由着她：“你要带我去哪里？”

赵苏漾一边看路标，一边自言自语：“如果我没记错，应该就在这附近，网友们评价还挺高……呃……貌似快到了，对对！那边那边！”

二人站定，岑戈抬头一看，“密室逃脱”几个字映入眼帘。

赵苏漾说：“我本想带你去游乐场，一是太远，二……你可能不太

喜欢那种不动脑子的游戏。”

服务生拿了几个主题介绍给赵苏漾，这姑娘倒是豪气，看也不看，直截了当地问：“最最难通过的是哪个？”

“法老的诅咒。”服务生热情地介绍着，“这款主题通过率最低，最快从里头出来的用时也达到四十五分钟。每组限时一个小时，有两次获得提醒的机会。我们老板说了，每个打破纪录的队伍都能获得小礼物一份哦。”

赵苏漾是第一次玩密室逃脱，进入房间后发现光线远比她想象的昏暗许多，脑子一蒙，竟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房间中央。岑戈环视一圈，马上捡起角落里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看了两眼，望向墙上的中世纪地图。

赵苏漾回神，跟着走过去，刚想开口，只听岑戈问：“小礼物是什么？”

“进来时看了一眼，好像是……便携手机充电器什么的，长得还挺可爱的。”

“对你有用吗？”岑戈打开手电，蹲在一个木头箱子前，拨弄着密码锁。

赵苏漾想了想：“有用，因为我刚好没有。”

“咔”，密码锁开了，岑戈取出里头的钥匙，打开了第一道门。

“哎！我还没开始思考呢，说好的通力合作呢？”赵苏漾叫住他。

岑戈在门后说：“跟上。”

“哦。”她悻悻跑过去，只见门后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只有一个狗洞一样大小的出口。岑戈俯身看了一下，按下一个藏在出口旁的按钮。

一阵诡异吓人的音乐忽然响起，赵苏漾整个人被吓到了，“啊”地大叫一声抱住岑戈不撒手。岑戈回身搂紧她：“不怕，都是假的。”

赵苏漾缓过来，觉得自己挺丢人。

岑戈轻易破解了接下来每一个机关，识破最终密码打开最后一道门锁时，服务员站在门口，情不自禁地鼓掌：“十五分钟！先生，您这个纪录恐怕很难超越！”

赵苏漾得到了便携手机充电器，喜滋滋地装进包里，越来越觉得自己好像适得其反地坑了岑戈，得了便宜。

得马上想出下一个逗他开心的去处才行啊——走出密室逃脱主题店，她急迫地想，四处张望着。

“赵小姐。”岑戈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打断了她的思路。

“嗯？”

“玩你也玩够了，礼物也拿了……”他挑眉看她，“可以回家了？”

赵苏漾一脸为难：“可是……你应该还不够‘开心’吧？”

“不，我觉得回家之后，我的‘开心’才刚刚开始。”岑戈不由分说，直接拦了辆计程车把她塞进去。

到自己家后，望着丝毫没有离开意思的岑戈，赵苏漾才明白她这趟“法老的诅咒”之旅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岑队，庄俊对我们的再审很反感，说自己文身就是一时兴起，选了一个明星偶像的首字母，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揪着不放。”岑戈刚刚走进一队大办公室，水华就站起来说，“刘顺、严同富不知道周川身上有文身的事，估计只有等到周克被抓住，我们才知道文身的意义。”

“庄俊身上的F和周川身上的Fro会不会只是巧合？”言青疑惑地问，“庄俊根本不认识周克他们，我查了一下，他们的成长经历确实没有交集。”

“一大早的就在说工作，一队的工作氛围还真是紧张啊。”重案处探长苏欣江走进来。

大家纷纷打招呼，赵苏漾后知后觉，最后一个挥挥手，道：“呃……苏、苏探长好。”

脸盲加认人慢，赵苏漾打招呼前都要三思，就怕叫错。

苏欣江点点头：“小丁失踪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的看法是，不管最后上没上我们重案处，大家同事一场，能找的都尽量去帮忙找一找。”

“那是自然。”商鸿朗这会儿挺积极，“我们队案子任务也挺重，几年前那个男公关悬案我们都还没攻下，证据太少，很难查。不过，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多帮着找找，一定！”

“男公关悬案……”苏欣江摸摸下巴，“这个拖了几年，一时半会儿要攻下不太可能。周克不也还没抓住吗？对了岑戈，有个案子要成立特案组，你在名单里，可以带一个助手，你看，哪个？”

商鸿朗期待地看向岑戈。

岑戈却没看他，偏头看向赵苏漾。

她想起自己在普案处时，他承诺过，只要有机会就带她参与大案。这个承诺他一直践行着，就算她如愿来了重案处也一样。

当晚，赵苏漾就同一琴煲起了电话粥。

“我以助手的身份跟岑戈去一个特案组学习实践，明天下午就出发。”

“哇！这是你第一次正式以一名探员的身份参加特案组！”一琴高兴地说。

赵苏漾忽然谦虚地强调道：“见习探员而已……我连持枪证都还没有呢。”

一琴好奇地问：“发生啥震惊全国的大案了？”

“烽州池原省……”

赵苏漾还没说完，一琴就叫起来：“顿县四人头案！你是不是要去四人头案！”

(2)

“你知道啦？”

“当然，我也看社会新闻的好吧！”一提起这个案子，一琴看了看窗外一片夜色，有点毛骨悚然地跑过去拉上了窗帘，才坐下继续说，“炒得沸沸扬扬的，说头找到了，旁边附近挖了大半天，身体一直找不到，却找到了一个距今一千多年的古墓。哎呀，莫名其妙的，忽然就冒出四个死人头，真是吓人哪。烽州是最北边的一个州，古代很多大墓都是在那里被挖掘出来的，因为年代久远陪葬品很多，盗墓贼也多。还有人专门发了一个帖子，里面有地方旧志原文，说古墓发现的地方在阴阳学中叫‘养尸地’，这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那四个人是去盗墓，遇到了尸变，被粽子吃得只剩下头了。”

赵苏漾听得头皮一麻，好像身后就有一个黑毛粽子慢慢从棺材里升起来似的，尖尖的长指甲就快刺到她的后脑勺了。她倒吸一口凉气，缩起了脖子，随手百度了一下一琴说的什么“养尸地”，看了一阵，也赶紧去把窗帘给拉上了。

她还没看到顿县四人头案的详细资料，只知道毗邻北部边境分界线密婺江的顿县因为离密婺市最近，近几年新建了很多休闲娱乐大项目，

针叶林生态公园、水上渔家乐、冰山游乐场等等。一个别墅开发商早就标下了发现尸首的那块地，今年开工准备建一个别墅区。因为不远处就是密婺江的一条小支流——顿河，所以别墅区非常洋气地被命名为“奥斯顿公爵山庄”。

谁知，挖地基的工人们准备运走土块时发现两个人头滚了出来，吓得半死。他们报案之后，当地探员从被挖出的土块中又发现两个人头。说来也奇了，当他们继续检查是否还有人头或尸块时，挖出了一个洞，从洞里面可以看见麻石和青砖，还有雕刻着什么的石墙，考古专家赶过来一看，确定这是距今一千多年前的鼎朝大墓。这下子，房地产商出师未捷彻底傻眼，继续建设“奥斯顿公爵山庄”是不可能了，一边是四个人头，一边是千年大墓，以后怕是再没人敢住在这样的地方。

赵苏漾码字更文的网站板块很多，悬疑板块一个热门分类就是盗墓文。空闲时看过两本著名的盗墓小说，里头的门道她大概知道一二，现实中是不是真的有人会组团去盗古代大墓，是不是真的有墓葬阴地之说，她还真不敢肯定。总之，古代大墓附近出现找不到身体的尸首，人们第一反应是盗墓贼被老祖宗惩罚，咎由自取，并不奇怪。

第二天，赵苏漾走进办公室，透过玻璃墙，一眼望见正在给几个盆栽浇水的岑戈，蓝白撞色的长袖衬衫无比合身，衬得他整个人清爽而英俊，被墨蓝色长裤包裹着的长腿演绎着男人身材的黄金分割。

余光瞥见她走进，岑戈抬眼看去，扬一扬唇角：“早。”

赵苏漾在临时办公桌前坐下，发现电脑已经打开了，屏幕上开着两个网页，一个是池原省密婺市近三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的气温汇总，一个是顿县一周内的天气预报。果然是最北的省份，长宁市民还在穿长袖衬衫呢，密婺那边已经需要穿呢子外套了。

赵苏漾偷偷地看了一下岑戈，他来得早，肯定是他事先找好放着要她看的。

看了一会儿网页，她发现上班时间早就过了，可办公室其他人都没来，问道：“呃……他们怎么现在还没到？”

“去搬东西了。”岑戈慢条斯理地浇完了花，坐回位置上。

更具体的真相是——刚才商鸿朗几个人议论这次的特案组之行是赵苏漾和岑戈的“小蜜月”，刚好被他听见，然后那几个大嘴巴就被他打发去技术处帮忙搬几个新仪器。

夕阳将云团染成了浅橙色，飞机在云层上方航行，往下看去就好似飘浮在一块橙色棉花糖上。快到池原机场时飞机缓缓降低着高度，远远可以望见密婺江最大支流之一苍澜江蜿蜒沿洄在红黄植被交映的群山峡谷中。

历史上，三个朝代曾在烽州建都，其统治者都是北方悍族，戎马为纲，实行严政。他们十分坚信风水阴阳说，无论皇宫位置、物件摆放和墓葬都严格按照既定格局，尤其是墓葬。许多盗墓小说都以烽州大墓为原型，描绘出一些神乎其神的寻龙点穴技法。当然，对烽州大型墓葬的考古挖掘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次古墓附近出现的四个人头让烽州再次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一下飞机赵苏漾就听来接机的本地探员说，根据四个人头的腐烂程度和当地气温，死者至少已经死亡三年。特案组中的法医比他们早到了两天，正在对四个死者的具体死因做进一步检验。

北方悍族的后代还有古族遗风，烽州的探员们个人高马大、身材壮硕，开的车都是看上去很 man 的墨绿色越野吉普。坐车去顿县的路上，

赵苏漾从窗口眺见顿河潺潺流淌，它比苍澜江窄了许多，两岸浅滩很多，偶尔能见一两只棕色的鸟落在石头上假寐。

“身体找不到，只有四个头，检测死因真的非常困难。”一个探员说，“那原来是片荒地，确实是埋尸的好地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埋了人头，把身体一起埋了不是更加省事？”

看来一琴说的什么粽子起尸吃人都是网友们天花乱坠的想象，听探员们的口气，他们根本没把尸首和附近的古墓联系在一起。对他们当地人来说，发现古墓并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似乎习惯了随便挖个地基就挖出一个大墓或几件古董，真不愧是古都人民啊。

她问道：“头颅埋进土里三年多，应该都成白骨了，还有检验死因的价值吗？”

探员们七嘴八舌地回答道：

“没有白骨化，这是最奇妙的。”

“听考古队的专家说，酸性土壤，加上干燥和冬日的严寒冻土，使尸体腐败的速度变慢了，他们以前从烽州其他古墓里找到的尸身竟然经历千年而不腐。一方面是因为土壤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下葬时古人做了一些防腐措施。”

“古人就是会选地方啊，其他地方就算撒满防腐剂，历经这么多年也不见得不变成白骨。”

“正是因为验尸工作难，所以特案组中的法医请来的是岑振教授。他也说天时地利使得尸首重见天日，还有检验的价值。凶手很狡猾，但没选对地方埋，指不定这也是天意，否则，几个死者还不知道得沉冤多少年。”

岑戈心不在焉地听着，他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条短信——“平安到

否？”来自他的父亲。

“已到。”他回复。

首都医科大学法医学博士生导师岑振教授近几十年培养出刑侦技术战线上许多优秀的法医，唯独就没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同僚，问其原因，这个逆子总是回答——伤口和尸体不会说谎，我更喜欢和会说话的玩心眼。

这个逆子无疑就是岑戈。

车子行驶了一个小时到了顿县，不过五点半，天色已然全暗了下来。街道两旁种着皂角树，正值果期，一个个大扁豆似的皂角挂在枝头，晚风一吹，摇摇晃晃。酒店登记的时候，赵苏漾忍不住跟他说了网友们的猜想。

“养尸地？”岑戈眉尖一挑，偏头望着低头看帖子顺便把网友评论念出来的赵苏漾。无神论者听完了网上头头是道的分析，报以不屑一笑，“如果非跟古墓扯上关系，我宁愿认为是盗墓贼们分赃不均，互相残杀又想毁尸灭迹的结果，如此一来，古墓中可能还有其他盗墓贼的尸身。然而世间总有数不清的巧合，凶手埋尸首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阴错阳差地埋在了古墓附近，因此引起了轩然大波。说不定凶手这几天正坐在电脑前，看着人们因此而恐慌，一边觉得兴奋一边心存侥幸地以为自己还可以逍遥法外。”

赵苏漾耸耸肩，把身份证递给酒店前台服务员。

“可是，这些帖子真是让人毛骨悚然，那什么‘养尸地’的最大特征就是尸体不腐，以便日后复活的。”说着，她又压低声音说，“无论这个案子结果如何，我把它写进小说的时候绝对要跟那座古墓扯上关系，写得越玄乎越恐怖吓人越好。”

“你这么害怕，还敢一个人住吗？”岑戈意味深长地问，长指间夹着她的房卡把玩着，好像很想占为己有。

赵苏漾一愣，想到这里是特案组，还是跟他保持一定距离比较好，毕竟来日方长。她一把抢过了房卡，捂着嘴笑道：“我当然敢。倒是你，要跟陌生的法医学教授住同一间，不太习惯吧？”

“相反，我非常习惯。”岑戈顿了一下，“毕竟一起住了十几年。”

“哈？”赵苏漾愕然。

直到晚上拿到了特案组成员名单和联系方式表格后，赵苏漾才恍然大悟这回齐上阵的是一对父子兵。

岑戈送赵苏漾回房休息，自己则去了尸检处。

(3)

窗外夜色已深，助手们清洗消毒着尸检台，岑振淋浴完从专用卫生间走出时已经换上了便服，虽年近六旬、双鬓斑白，他的身材依旧挺拔。几个等在外面的探员从助手那里接过验尸报告，谢过之后就匆匆离开。岑振的目光落在刚走进来的岑戈脸上，凝重的表情一缓，微微一笑。

“你来了。”

岑戈点了点头。

“她也到了？”岑振又问。

“嗯。”

岑振和岑戈慢步穿过走廊，步伐出奇地一致，因此脚步声听起来十分和谐。